

橄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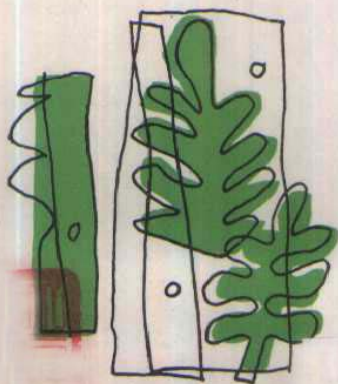
张抗抗



I267/255

橄 欖

张
抗
抗



上海

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陆震伟

橄 榄

张抗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插页 6 字数 103,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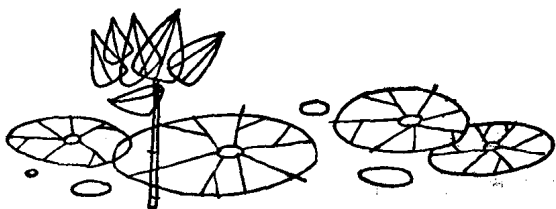
书号：10078·3406 定价：0.70元

· 目 录 ·

372/05

墨旱莲·····	1
禹陵行·····	14
拾级·····	22
母校·····	28
橄榄·····	36
水乡三题·····	48
兴凯湖岸听涛·····	62
玫瑰香·····	71
云中谁寄锦书来·····	82
天鹅的故乡·····	91
五花山剪影·····	101
地下森林断想·····	107
西山小集·····	114
绿色家族·····	126
澜沧江溯水·····	133

傣家风情·····	142
新会印象·····	154
不见榕树·····	166
斯特鲁卡诗歌节散记·····	175
罗夫钦之巅·····	201
科托尔漫步·····	208
在鲁罗家做客·····	216
亚斯明卡·····	225



墨 旱 莲

秋风把墨旱莲的种籽，吹送到四野的山边谷地。可是，其中定然有一颗落在我的心底了。我踏遍江南，奔走天涯，竟然总也不能将它忘却……，莫不是开出那纯白的小花扎在我的心中了？否则，为什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独特的、纯净的幽香，却一日浓似一日，恰如我对于自己年轻生命的途中，曾经见过的那同它一般洁白无瑕的灵魂，一日深似一日的怀念和眷恋。

我第一次见到这朴实无华的小花，是在她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那年春天，我刚从边远的北国来到这繁华的大城市，在出版社修改我的长篇小说稿。责任编辑安排了我的简便住处和

小小的工作室，刚刚告辞，便有人敲门。我开了门，见走廊里站着一位五十出头的老妈妈，花白短发，一双慈爱的眼睛，只是脸色显得有些憔悴。她微笑着，并不说话，轻轻走进来，把一只热水瓶放在窗台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只茶杯、一小罐茶叶，还有一叠饭菜票。

我惊讶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没有人介绍过。

“你是……？”

“你叫我老项好了。”她亲切地说，普通话中略带一点闽南口音。

我点点头，竟没有想到请她坐。我望着桌上的热水瓶、饭菜票，在心里肯定了她是个管后勤的老同志。不过，可没听说过出版社还免费供应茶叶……

第二天上午是讨论稿子。一走进小会议室，我便大大吃了一惊——她就坐在靠窗口的桌旁，手里拿着一叠稿子和笔。看见我，又如同昨天那样亲切地笑了一下。这么说，管后勤的也要参加？我低声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她，是……”

“她么，喏，是看稿编辑。”

“什么叫看稿编辑？”

“既不是责任编辑，也不是助理编辑。”

我初来乍到，年轻幼稚，自然不明白那年头出版社存在这样一种职称是什么缘故。于是，特别盼望听到她发言。可是，她却始终依在窗口，好象在沉思，终于没有发言。

散了会，我正在迟疑是否应当单独去找她听听意见，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把一叠厚厚的稿子交到我手中。

“才看完一章。大体是好的，有些提法上，我用铅笔划了横道。你再考虑考虑。”她恳切地说。

灯下，我反复地思考编辑同志们的意见，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她用淡淡的铅笔划得几乎看不出来的道道上。那是小说中一些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她的意思似乎是说，我过于简单化了。

我苦恼着，焦急着，不知怎么办好。恰好有一位熟识的青年作者来看我，我便向他请教。

“简单化吗？”他不在意地问，“谁提这样的意见？”

“是……是老项。”

“哟，怪不得。”他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你可知道老项是什么人？别的什么人的意见

不能听，干嘛听她的？”

我慌了起来：“什么人？不是看稿编辑吗？”

“唉呀！”他翻着眼皮说，“你真不知道？她是个老右！”他似乎气愤起来，“让她看看稿子已经不错了。这种人居然也配发表意见？！”

我颤栗了，觉得那杯清茶，似乎也突然间变了味儿。他走后，我陷入了迷惘之中……

第二天，“第一章”原封不动交上去。铅笔印留在那里，终于没有改。

以后我便躲着她。但有一天，我有事必得去找责任编辑，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很少几个人，而她，面前正摊着我那叠稿子，面对着桌上的玻璃板出神。

我好奇地把目光投过去。可是，玻璃板下并没有什么，一张年历，几张写着作者地址的纸条；此外便是一枝发黑的植物标本，好象被人抛弃了和遗忘了的野草。她的目光似乎正在那上头。

我想溜，却偏偏弄出点声响来。她惊醒了，回头看见我，便同第一天一样亲切地微笑起来。她的目光里并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我不禁有点难为情。

“这，叫什么？”窘困中，我想摆脱一下，便指着那野草说。

“水晶莲。”她回答。

我不由脱口而出：“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只可惜名不副实，瞧它那黑黢黢的模样，好象连花瓣都是黑的哩。”

她的神色黯淡起来，半天，犹豫着说：“自然……是我们家乡这么叫，听说学名叫墨旱莲。其实，它长在野地里的时候，并不那么黑，开了花，白得透亮，象是水晶一般。现在，怕是不好辨认了……不知道的人，以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毕竟不能说它本来就是黑的啊！”

我的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这一夜，翻来复去竟许久没有睡着。那干枯的花枝总是不停地搅扰着我。一会儿黑得如墨，一会儿又白得似雪。朦胧中，她花白的头发又浮现出来。我常常见她把看不完的稿件拿到家里去看，她写的退稿信也总是那么详细。我一想起自己稿子上原封不动的铅笔道儿，心里就难过起来。

我终于有机会到她家里去了。但并不是她请我去的。那是一九七六年初，一个严寒的

早晨，有个女孩子打电话给出版社，说她的姑妈——老项病了。在那种“气候”下，病倒的人实在太多了。不过，她竟已挺了好久。听说前天下班后，她冒着冰冷的小雪，到一位从北京来的老同志那里去取一帧总理的遗像，一双布鞋全湿透了，回去以后关节炎发作，体温烧到三十九度……

那天，我正想要找她，因为新写了一篇散文——是报社的约稿，并非我十分愿意写的，但催得急，不写好象交待不了，想请她看看。我上了楼，从半掩着的门里传来了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我探头一看，原来我并不是第一个到的，编辑室的同志都来了。奇怪呀，平时办公室里沉默不语的他们，此刻都变得活跃了。

“找我姑姑啊？请进去吧。”一个扎辫子的姑娘在我身后，她挽着袖子，端着一只药罐。我摆摆手，意即不要惊动他们，轻轻问她姑姑带来的那帧照片在哪里。

她指着里屋的墙壁。我看见那里有一只红木镜框，总理瘦削的身影靠在沙发上，好象要参加人们的交谈。但我的目光接着就被那镜框下面挂着的一幅裱糊得十分精致的国画吸引过

去。我眨眨眼睛，不由得楞住了——

饱含着水份与生机的粗壮的茎梗，绿莹莹，翠生生，顶端翘然开着一丛玻璃球似的小白花，好象一朵缩小的荷花，叶片上滚动着露珠……

呵，水晶莲，在这里我又看见了你。

“你可知道姑姑为什么喜欢这种野花吗？”
我忍不住问那姑娘。

“为什么？”她不加思索地回答，“总有道理。听说……姑姑年轻时领导学生运动，曾以它作过标志，作过联络信号呢。”

“她领导过学生运动？”我惊讶了。

“你不知道吗？”这回轮到她惊讶了，“姑姑一九四一年就参加革命了。还在大学里念书时，她写过好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现在许多老同志还记得她的名字。解放后，她在一个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又学了点画……”

“她，曾经担任过领导工作？”我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惊奇。

她接着说下去：“可她到底为什么偏喜欢这种花，连我也没告诉过。我猜，也许，也许什么不因为，就因为它活着的时候，白得象雪一样……”

“象雪?……”我喃喃着。

“听我爸爸说，姑姑就因为讲了几句真话才被……，她想把出版工作搞好，就把大家提的意见反映上去，她是全心全意相信党的，正因为是全心全意，没有一点儿杂念，说话才没有顾虑。可是……”

我震动了，我心中涌上了一阵近于神圣的感情。猛然推门进去……。

来客陆续告辞了，只有我还静静地坐在她的床边。一线夕阳的光投照在那幅画上，洁白的骨朵如同透明的水晶……

我一只手按着衣袋里的稿子，踌躇着，不敢拿出来。

“不久后，我就要回东北去了。”我忽然想起来。好象这句话，也许比衣袋里的那卷稿子使她好受些。我知道她喜欢我，不是因为我的书而是因为我的单纯。

她的脸上，有几片高烧留下的红潮，不时地咳着。这些天来，她真是瘦多了呵。她听见我这话，微微点了点头，全然没有一点反对的表示。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早一点回去的好。你已经在这里呆得太久了。到生活中去，

多了解人民在想些什么，才会写出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品来。”

一片几乎觉察不到的阴影，掠过了她的眼睛，她没有再说下去。如果那时处于她那种境地的人，可以想什么说什么，那么也许她会同我谈到天明。然而又为什么要说呢？无声的行动，深沉的目光中蕴含着的全部希望和告诫，我不是都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吗？尽管在以后崎岖坎坷的创作道路上，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刻都保持清醒，但这段话，终究在我的生活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那衣袋中的稿子终于没有寄去。

分别的时候，她与同志们去火车站给我送行，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用她那温暖的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又握。那热量传遍了我的全身，竟好象留在我的血液里了。这鲜红的血只要一天不冷却，不凝固，只要还在流，那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句使我踏上了新的创作道路的话——去写属于人民的作品。

当我再到这个城市时，已是三年以后了。春风荡涤着残冬，阳光驱逐着黑暗，新的生命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

子里，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老项一九五七年的问题，复查后正式改正。为了落实党的政策，组织上决定让她回到原来的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令人高兴激动呢！我按捺着自己的心，怕它跳出来……

出版社走廊里静悄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让我轻轻走遍每一个房间，去寻觅这样一颗纯真而美好的灵魂——整整二十一年了，她被泼上了一身脏水，背着那样沉重的负担走过来，却终究没有失去那洁白的本质；她本来是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第一生命，却因此遭来了电劈雷击，几近粉身碎骨；她本来是为着革命先辈的理想而探求前进的道路，却因此落入了万丈悬崖；有谁知道这些年代里她的痛苦和忧虑呢？经过二十一年的岁月，赤诚的呼喊，终于引起了巨大的回声。历史的功过是非，不会任人恣意涂改的。

我在支部办公室的门前停住了脚步。我看见了门半开着，桌子旁边清清楚楚地站着她，侧面看去，气色比先前好得多了。她面前，摊着一大堆小纸包，一包一包的似乎足足有百十包。这些小包里，包的是什么？

是支部书记激动的声音：“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共二百四十九个月的党费，九百六十八元现金。竟然是你，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一个月一个月地积攒下来的？你一直在交着党费？”

她许久没有回答，开口时，声音终于颤抖了：“是的，因为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

我扑过去，投入了她的怀抱。我感觉到，她那一滴一滴的热泪，落在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里去了。

泪水模糊中，我看到搭在椅背上的那包着党费的旧布包袱的边角上，绣着一朵我熟悉的小花。布包已泛黄，小花也似乎沾了一点灰，显得不那么干净。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呵，开在我心中的水晶莲。

我到底还是忘了问她，究竟为什么喜欢这野花。

这个问题，似乎要成为一个永久的疑团，留在我的心底。因为我纵然问她，她也许只会付之一笑。直到不久前我下乡去，在一片正在修筑公路的工地上歇息，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被

汽车、拖拉机、卡车车轮无情地碾压过的地方，从车辙里顽强地生长出一丛丛茂密的绿草，匍匐的针叶把整条车辙都几乎覆盖了。我觉得这叶子似曾在哪儿见过——破残的叶片说明车轮子曾经就从它身上滚过，但它仍然还是不屈不挠地挺着腰肢，或者从那断裂的茎上又发出了新的叶芽和蓓蕾……

我叫住了一位正在那里采药的老乡，请教他这草叫做什么名字。

“墨旱莲。”他说。

“可有人叫它水晶莲呢？”

“老百姓都叫它水晶莲，只在官书上才叫墨旱莲。其实，它开的花儿真如水晶一般的透亮。可也奇怪，你采下它来，它就全变黑了。黑归黑，茎叶和花，都可入药。它筋骨又好，任你牛踩羊啃，它照样开花，那花白得如雪一般。”

我终于见着活的水晶莲了。尽管它的学名叫墨旱莲，又有什么关系？说不定，老项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常以它自勉吧！

我望着那青翠欲滴的鲜草，好象看到在秋日的艳阳下，从那车辙碾轧过的地方开出了